



这份情怀

姜锐敏

其实我一直不太清楚“乡愁”究为何物,虽然我经常会觉得自己在品味着它。如果说,它是一种对故乡或家国眷恋的情感状态,那么,这种情感或许有点像空气,呼吸它时你感觉不到它,一刻或缺就顿觉憋闷。它也像极了恋人关系:失去了的才是你的。有人以为游子或戎边将士才最珍视乡愁,其实并不尽然,我的记忆中就许多时候,几乎是在不经意中便与它撞了个满怀。

印象最深的是:小学6年级时,父母一度受挫。有天夜里我听父亲对母亲说:要不我们申请回山东老家种地去——“老家”这两个字眼突然像黄钟大吕,重重地撞开了我的心扉。原来我们并不绝望,我们还有个血脉之地可以投奔。那里有生我养我的列祖列宗,还有疼我怜我的父老乡亲,他们都在热切地呼唤着我们:回来吧,这里决不会嫌弃你们!这里是你们永远的避风港——笼罩我好久的悲观、抑郁烟消云散,好些天我都在巴望着回老家的时候快点到来——莫非,这份情怀就是乡愁?虽然,回老家的心愿直到许多年后才得以实现,但“老家”给我的某种感动却成了永久不灭的烙印。

那时交通还不方便,初次回老家探亲的我,被村前那条浅却宽的大沙河挡住了脚步。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年汉子说了声俺背你过去,鞋一脱就背上我,喘息着趟过刺骨的河水,连枝烟也不接又趟回去赶路。别一回,同样是年关,却漫天飞雪。我探亲回返,亲戚让一个才15岁的女孩挑着我几十斤的包包送我去乡里汽车站。原以为不远,谁知竟有十多里路,我一步一滑,自顾不暇,小女孩却怕我误车,埋头咬牙,怎么劝也不肯歇一下。到站时扁担上落满积雪,她却满头热汗,敞开的袄襟上湿了一大片,那是被热汗融化的雪水……

某些特殊的地域、状态,也是乡愁的催化器。比如,余光中若非孤悬海外,饱尝家国阻隔之苦,未必能写出那愁肠百结、除家人口的《乡愁》吧?而某些特殊的时段,比如黄昏,也是乡愁的酵母。尤其对于独在异乡、对新环境充满陌生、疏离感的过客,黄昏莫莫凭栏,凭栏欲断肠。为何断肠?黄昏那熟悉而匆匆的氛围,多么轻易地勾起我们对故土、家人那份亲切而沉郁的乡愁呵!早年一个黄昏,我在青海德令哈城边漫步,忽见身边驶过辆泥污疲惫的卡车,眼光掠过尾牌时,我竟忘情欢呼,追着汽车一顿傻跑,直到听不见的汽车绝尘而去,才发觉自己竟湿了眼眶。只因我邂逅的是一辆江苏来的车!此时此地,这平素漠不在心的汽车竟成了亲切多情的乡愁之载体!

儿子在巴黎定居,我去那儿常住。那地方可谓风情万种、事事俱足,我却渐而陷入某种迷离而不知其所以然。直到有天我在塞纳河的桥上,极目凝望着水上缓缓流淌的烂漫晚霞,心头突地一下,竟跳出崔颢的诗句:“日暮乡关何处是,烟波江上使人愁。”

乡愁呵,莫非你是在呼唤我,不要忘了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国和家?

家,无疑是乡愁最典型的象征。别看人类强大,实质与蜗牛或寄居蟹差不多,走哪都少不了一只有形无形的壳。盖因家乃人生的精神脊梁,既是生命发源地,更是滋养其成长、寄托其情怀和希望的温床。为什么偏道月是故乡明?只因那儿有我们的家。所有的家都有个共性:白天我们四出谋生,晚来则同枕共寝;都是社会细胞,都靠亲缘维系。没有家,灵魂将飘若野鬼,血脉将断如残简;国家也荒凉无凭。而乡愁,更是无从附丽。即便那些浪迹天涯的孤儿,他今夜独栖的那一树绿荫,那一领破席,于他而言,亦是个不可或缺的家呀!

怪不得冰心会说:“在她频频回顾的飞翔里,总带着乡愁。”

诚然!

迈上大关的土地,我们在震撼中一步步前行。穿越于历史的隧道,在漫漫的长河中回味。我们去领略,我们去感受,历史的脚步向我们缓缓而来。我们感叹,我们惊讶,那千年的传承和现代文明的融合,皆呈现在我们的眼前。

倘佯在渡口的边缘,遥望南船北马的换乘之地,到处是人声鼎沸,到处是繁华之景。号声,在空中飞扬;欢声,从耳边跃过。这里,是镇海的中枢,天文柱和望海楼高耸云天,留给人们回首不尽的思绪与憧憬。我们抬头仰望,只见“下关”二字在闪耀着她曾经的光华。

漫步在“仁”与“义”架起的构筑中,我们在静静地聆听着,我们在轻轻地抚摸着,心头的热血在沸腾,周身的暖流在奔涌!“仁”从《论语》中出发,一路播下了世间大爱!关心对方与爱护他者,早已是下关人的追求!“义”一经被哲人提出,就

“八一”抒怀

涂怀军

每年进入七月份,我们战友微信群的群主易春和几个热心的战友就着手谋划“八一”活动了,参加战友聚会是我们战友一年当中最重要的社会活动了。

我们这批兵是1992年12月广州军区空军征集的,记得那年一起是95人,新兵连是在湖北宜昌市训练团。训练8个月,后来我们就被分配到老连队,主要分布在湖南、湖北、广东、广西,我去了广东。四年后,大多数战友陆陆续续回来了,也有不少在当地转业安置,成家立业了。

退役这么多年,战友之间也是力所能及及互相帮助,大家心里清楚,那份战友情是割不断的。每年春节前夕,大家或多或少出点钱,还去慰问去世战友的亲人,看望他们的孩子,关心他们的家庭。

每年“八一”活动,聚餐是保留节目,



走进下关

朱士元

成了人们的一种信条。她,更是下关人的坚守!

浏览在小村的博物馆里,展示在我们眼前的每一件古物,都是历史的见证,更是历史的留存。他们,无比的弥足珍贵!每一样瑰宝,似天间璀璨的星座,

也有特色活动,去年我们战友们,结合“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开展了主题党日活动,前往盱眙县新四军旧址参观学习,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洗礼。一年一度的战友聚会,战友们都很用心

对待。

战友聚会,和战友见一面,不为别的,只想一起怀念过去的峥嵘岁月,一口老酒,一首老歌,不管混得好还是混得孬,只想看看彼此,一声战友,一份关切,情谊绵长,热泪盈眶。

战友聚会,和战友见一面,时间一年又一年,青春已逝,年华已老,一声珍重,一句祝福,感同身受,这是最信任的人,一生兄弟,一世姐妹,地久天长,今生不忘。

无论是闹市还是乡村,有战友的地方,都是景色最美的地方。大家坐在那里,说着过往,搂着肩膀,拍着胸膛,如同看到了彼此青春的模样。因为战友,让

唐朝,有位诗人叫李商隐,一天傍晚,他外出郊游,见到西下的太阳放出了迷人的光辉,多么好的夕阳啊!然而这一美景将转瞬即逝,不久将会被从四面袭来的夜色所笼罩。诗人一生忧国忧民,无奈时至晚唐,中兴无望,即在落日之时,内心滋生出一股浓郁而复杂的伤感之情,于是在慨然兴叹之中,为后人留下了一首千古名诗《登乐游原》:

“向晚意不适,驱车登古原。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。”

我自初中一年级接触这首唐代名诗,到早已迈过“古来稀”门槛的耆老,我是带着这首诗背着这首诗一步步走到今天。我曾无数次为璀璨的夕阳欢欣而激动,也常常为易逝的黄昏惆怅而伤感,春夏秋冬,年来岁去,沿着一条生命的单程旅途,我与一位位在历史上走过并留下履痕的迁客骚人、先贤名儒结成了精神上的朋友。

六十岁,是一处关键的人生驿站,是人人要经过的一处关口,由不得自己愿意或不愿意,同意或不同意。走出这座驿站后,表面上你还是你,实际上,你已变成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另一个你了。

大学毕业后,到中国的大西南成都、重庆支援,参与大三线建设。二十年后调到广州、深圳进行中国最早的改革开放,然后不断地出国出国,以至走过了三位数,直到踏上北极的雪原和南极的冰山……

越行越远,内心的故乡情结却越来越浓。随着年龄的过度,我再不能当来来去去的过客,应该回归故地当归人。把自己那一点点余力表达给山东,奉献给安丘,平衡自己内心对故乡多年来的愧疚。

于是,我开始一步步向着故乡的方向移动。在2010年春雨霏霏的三月,我开始



故乡夕阳红

李存修

了徒步大运河的行程。因京杭运河超过四分之一的河段经过山东。前后三年,“八千里路云和月”,走过三条大运河,又四次重回运河采风。日夜笔耕共百万言,为大运河成功申遗,做出了一位老年人的努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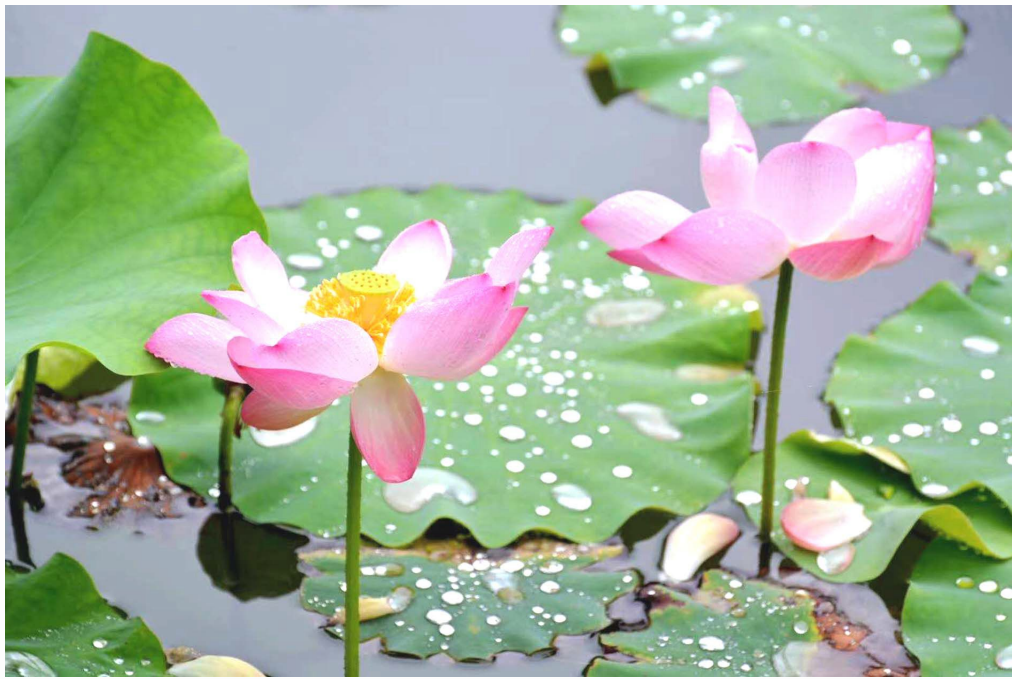
从大运河岸边,以“古来稀”的年龄进入沂蒙山,单人独影,至庚子年夏末,已攀登了六个市二十二个县内的八十座高耸的圆顶。首次提出岱崮地貌这一崭新的地质地貌理论,出版了《岱崮地貌发现记》,填补了国内国外地质地理学上的一项空白,为山东的地理地貌学研究和旅游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。

走出沂蒙,回到安丘,这个生下我,并将我养育到14岁的地方,这里是我生命的起点。如果说人生是一次航行,这里就是最初出发的港湾。人走环行道。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。从这里出发,围着地球游荡了几十年,最终又回到原点。

过去那些年月,我还是在人生的环形道上留下了一溜深深浅浅的脚印,回到故地,我无力盖学堂,修寺庙,造桥梁,育林田。行走一生,两手空空。人贵有自知之

明。因势单力薄,有些事非我所能,但也有些事属自己的责任和义务。第一,弘扬故地山水文化。第二,为故乡创作几部书卷。第三,走进了山东二十几所高等院校和十几所中、小学的校门,与故乡学子进行交流。这虽不值一提,但也是远游人归来后一番衷心的表达。

这几年,我几乎攀登了安丘西部所有的山岭,畅游考察了淮河、渠河、潞河、小沂河以及大汶河。从每条河的源头到下游的终点,皆有文字记录,书刊登载。在“话说汶河”系列电视节目中,我自源头沂山圣水泉直至与淮河的相汇处,一路以虔诚之心进行了解说。尤其是前年冬在零下15度的城顶山上,面对中央电视台“远方的家乡”栏目组的摄像镜头,我怀着对故乡山水草木的深厚感情,用巧妙的构思,优美的故事和幽默的地方语言,讲解了圣人亲手栽植的雌雄两株超过2500年树龄的夫妻树,这世界唯一的白果奶奶和白果爷爷的生动故事,年轻的主持人当场受到了感动,并提出了一系列有趣的问题,答应将来有机会一定再回安丘城顶山,欣赏树



雨中荷花 张红亚 摄

行走在天边的骆驼

丁一



驼铃声声,驼蹄得得,驼峰寂寂,在没有色彩的沙盘风绕中穿越着。

越过《诗经》,越过《史记》,越过秦汉文武、三国二晋南北朝,越过唐宋宋祖元明清;骆驼从沙漠中一路仰头奔来,留下一串串永恒而空阔的符号。

回眸依旧眺望着天边的视线,驼们早就被日益喧哗与骚动、钢筋铁骨的城市淹没,唯有地平线上的一轮圆月。把红柳沙棘中那些艰难夜行的足迹收留,把疲惫的身影深情地揽在怀中,把紧紧抓住峰毛睡梦中的女孩小手,特写般展示成一朵美丽的小花儿。

岁月漫长秦岭困顿,大漠漫漫驼影潇潇。翻过一道道波浪无边的沙丘,迈过一座座早已死亡的胡杨林,飞扬的尘沙挂在天边挂在了心头上。

袂分子咫尺,情隔于千里。陪伴在脖子上摇摇坠坠的铃铛,叮叮铃铃清脆的响亮着,随着骆驼的步伐,或马金戈铁骑刀锋佛重蹈丝绸之路。

无论是驼,也无论是丈夫妻子,他们要去追寻春天的踪影,他们要在天边种植和完成人性的使命,他们是上帝的儿女、人类的使者。

当年成吉思汗,率领大军欲取道青藏高原,想直捣南亚次大陆,兵刃全球,却被巍峨峻峭的唐古拉山挡住去路。

恶劣的气候和高寒缺氧,大批人马死于高岭地,纵然所向披靡的成吉思汗,也只能望山兴叹,败退而归。

然而,这大漠敦煌中唯一灵性的骆驼,却不畏连枯草也不剩下的楼兰古国,更不畏惧罗布泊西部雅古城的沙漠,忠诚地护着主人,涉足于充满死亡威胁的天边。像身披铠甲的英雄武士,高昂着伟岸的头颅,蹄踏铿锵的足印踩出悠远的征程,跨向遥远的丝路驿道古刹阡陌,并向云雾缭绕神秘莫测的唐古拉山脉一路碾去。

并豪迈地从那冈底斯山脉的怀抱中不经意走来。瘦瘦的驼影就这样静悄悄地汇入并消失于大沙漠、消失于海市蜃楼静寂的漠野、消失于大自然的视线。

驼背上载着千年的风光,那美丽无比的妻儿,一路撒下悲凉哀婉的大西北散曲《兰花花》,还有那柔情深切、骚情挠心的绝唱《走西口》:

哥哥你走西口,小妹妹我实难留,提起哥哥你走西口,哎小妹妹泪常流。送你到大门口,小妹妹我不丢手,有两句的那个知心话,哎哥哥你记心头……哥哥你走西口,万不要交朋友,交下了多个朋友,操心忘了奴……

驼绳上拴着的却是赶驮人背井离乡谋求生路的跋涉的沧桑,和那世世代代苦难凝聚成奇葩般的《王贵与李香香》。

牧民举家的迁徙途中,唱的是最性感情最上心的顺天游,用的是最原始最古老的老调,镌刻在大西北黄土高原沙场飞扬中一串抹不去的驼印。

这是梦的皱褶吗?沙尘蒙蒙沙路漫漫,一样分别两样情;要小心夜半北风寒,嘱君一路多保重。旷野落日,长亭柳依依,行吟于盛唐状元王维的《阳关三叠》:送元二使安西:

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。

西出阳关无故人啊!多么美的酥油茶、青稞酒啊,那里盛着青山无数,盛着草原无数,更盛着浅水中的芦花花无数。还有那首《梦驼铃》:

盼望踏上思念路,飞纵千里山,天边归雁披残霞,乡关在何方?风沙挥不去印在历史的血痕,海棠血泪攀登高峰,望故乡黄沙万里长,何处传来驼铃声,声声敲心坎,黄沙吹老了岁月,吹不老我的思念,曾经多少个今夜,梦回秦关……

现代著名作家老舍写过21万字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:18岁的样子来自农村,勤劳纯朴善良。虎妞,车厂老板刘四爷的女儿,三十七八岁,长得虎头虎脑,外表丑陋,粗俗凶悍,但性格鲜明,真心爱着祥子。

南朝齐印度来华僧人求那毗地,译古印度僧伽斯那寓言集《百喻经》,其一则:

昔有一人,先瓮中盛谷,骆驼入头瓮中食谷,首不得出。既不得出,其人以为忧。有一老人来语之曰:“汝莫愁,吾教汝出,汝当斩头,自能出之。”即用其语,以刀斩头。既杀驼,而复破瓮,如此痴人,为世人所笑。

老舍把祥子喻为骆驼,而佛徒把人喻成破瓮痴人,值得现代人细细沉思。



战友情深

我们找到了岁月的光芒万丈。无论是山珍海味,还是粗茶淡饭,有战友的地方,都是让人难忘的地方。你我端着酒杯,不说话,头一仰,全喝光,那种感觉只有你能够品尝。因为战友,让我们忘却了工作的繁忙和慌张。

“战友、战友,亲如兄弟,革命把我们

召唤在一起……”每次聚会必唱的这首歌,激起战友无限的豪情,在我们战友心里,终生不悔的是军旅。战友是前世的债,今世的情,格外芬芳,有战友的地方,就是景色最美的地方,更是心向往和牵挂的地方。